

小河弯弯入梦来

□陈进(重庆)



“叮咚叮咚”，一曲欢快的歌谣沿着裕河沟谷，自西向东昼夜不停地欢唱。清脆的旋律绵延轻叩，从爷爷的耳边，一直传唱到我的童年。老家门前那条叫作裕河的小河，几十年来几度改版，奔腾在眼前，活跃在心间。

小时候，河边方圆几里地，只有我们一家人。受恩于小河，从小在河里玩耍，获得了太多的快乐，尤其是夏天。那时的小河，河床很浅，河水清而凉。河中大小不一的石头很干净，大多圆溜溜的，上面长满青苔。石头看上去很有趣，水上面部分光滑而干爽，水下面长满稠密顺滑的绿苔。最长的青苔有五六米，随着水流的方向自由地摆动，给整条河增添了几分灵动。成群的鸭子常常在青苔里捕食，一嘴啄过去，一嘴啄过来，扑腾着翅膀“嘎嘎嘎”地欢叫着。

我们赤着脚，在水里奔跑嬉戏。脚下的青苔凉凉的，软软的，有时也打滑，一不小心就被放倒在水里，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家。有时我们专门把身子藏在水里，任青苔抚摸肌肤，任成群的小鱼在皮肤上啄来啄去，痒酥酥的。

在青苔里捞鱼不需要什么技巧。往厚厚的青苔里一站，双脚各自旋转一下，拖着青苔就势轻轻走上岸。那些躲藏的鲫鱼、标子鱼、黄辣丁啥的，搁浅了才慌头慌脑地蹦跶着，四处逃窜。

河里还有很多其他水族。浅水里，有很多淡绿色或褐色的小河蚌，半掩着身体，慢悠悠地蠕动。找到它们的老巢很容易，沿着浅滩细沙里的小孔洞一掏一个准。螃蟹随处可见，它们常常选择宽松的石头缝藏身，有时还爬到石头上打望。我们都学会了抓螃蟹，一手伸根小棍子喂给它的大钳子，一手从背部下手十拿九稳。泥鳅总是独来独往，扭动着身子贴着水底的砂石行进，嘴边长着几根软软的胡须，东一触西一触，看上去特别机灵。捉泥鳅则要双手捧成撮箕状，从尾部迅速捞起。河边一顺儿茂密的水草下，是小青虾生活的天堂。随便一个竹篮或筛子，从水草一侧滤一下，便可捞起成群结队的大小虾米。

我们常常提着脸盆下河，玩够了还有一盆惊喜带回家。父亲教我们处理这些水货，多数时候是在柴火锅里炕了当零食吃。虾和蟹变红后，加点盐立马就散出味来，香得不行。

想要捉到大一点的鱼，要靠父亲上阵。那些大鱼往往藏在深水湾，父亲潜入水里，在水底的大石缝里能摸出几条大大的黄辣丁来。这种鱼无甲，身子呈扁圆形，光溜溜的，前粗后细，长有坚硬且带倒刺的胸鳍，稍不注意手就会被扎得血肉模糊。父亲可以轻松对付，很少受伤。黄辣丁营养丰富，用来煮汤鲜美可口。

记忆中，吃鱼最多的时候总是下雨天。河里涨水后，那些大鱼被急流冲得晕头转向，正是捕鱼的好时机。父亲有

特制的竹编网鱼工具，叫“虾耙”，像个精致细密的工艺品：口袋状，平底，两侧圆鼓鼓的呈拱形，其中心置有结实的手柄。虾耙一头开口很大，另一头尖尖的有些上翘，是闭合的。

下大雨了，看着河水一点点浑浊起来，父亲便戴上斗笠，披着蓑衣，打着赤脚，裤腿挽得高高的，一手拿虾耙，一手提水桶就到河边去了。我们有时也戴着斗笠，跟着父亲一路跑，主动搅活，帮忙提桶、捡鱼。父亲站在岸边侧着身子，将手中的虾耙奋力往水中一扎，然后迅速提起来，几条或者几十条鱼儿便蹦跳着进了水桶。父亲捞鱼并不需要走很远，仅仅几十米，边走边打，去一程，返一程，便可收获一小桶鱼儿。回到家，一家大小都来剖鱼，大一点的用剪刀，小鱼直接用手撕。一大盆鱼收拾出来，要么裹些芡粉油炸，要么抹点盐炕熟，有时也熬汤，一家人都是浓郁的鱼蛋白味儿。

记忆中，最过瘾的逮鱼方式就是阻断堰沟，竭泽而渔。我家门前与小河平行前行的还有一条小水渠，是下游村子筑堰修建用来灌溉秧田的，沿着公路脚边一路延伸。几个孩子一商议，水渠便要遭殃。大家在入水口搬些石头，塞些青苔水草，水渠便断流了。一人拿着撮箕在窄口处接着，其他孩子在沟里来回走动，把鱼儿赶到下游自投罗网。有时是下雨天，我们浑身湿淋淋的，可逮鱼开心得很，谁也不在乎。不过有时也要讨骂，逮鱼来来回回地跑，累得筋疲力尽，早忘了把堵住的口子打开。下村的人怒气冲冲地跑来兴师问罪，父亲就赶紧给他们赔不是，然后把水渠疏通。记忆中，父亲从来没因为这件事责骂过我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下河玩水、逮鱼虾的次数越来越少，而邻居却越来越多，沿河两岸都是高高低低的楼房。每多一个邻居，小河就多了一份喧闹。房子越修越宽大，河道也被越占越多，河中的砂石越来越少。下河捕鱼的孩子换了一拨又一拨，河中的鱼虾随着孩子的数量，多了又少，少了又多。几十年来，当邻居成百上千后，曾经舒展的小河湾被彻彻底底地赶进水泥堤之内，看上去虽规范而整洁，却少了那份自然。

心中那个旧家园的模样已然模糊，我们几个孩子长大后也渐行渐远。大家散在各处难得回家一次，加上父母撒手人寰，回去的时候就更少。每次回老家，最先走近的还是小河。站在小石桥上张望，河中光秃秃的石头少有青苔缠腰，偶见群群小鱼游上游下，几乎没有孩子下河戏水。堰沟早已消失，清澈的流水失去落差后变得异常安静，一如当初几个闹腾的孩子悄然步入沉默的中年。

故乡的一切，好像都静止在了时光深处。

曾经装点我童年的小河湾，那些长满水草的绿色夏趣，那些和家人一起度过的美好光阴，一点点地消失在寂寞的梦里。

捡州河石

(外二首)

□向伯川(四川)

已经盯上
静静躺着的你
终究要起身河滩
作别奔腾的河水
湿漉漉外衣裹着的话
流了一地
就被掳走了命运

也许
最后一次在大自然里沐浴
你便囚在暗室里
与素未谋面的伙伴一起
将挣扎堆积
或靠你的长相与灵气
与早已等候的小草小树一起
在案台的盆景里相依为命

再见黄精时

再次见你
已是深秋的华景镇
回想在万源蜂桶乡
脑海正以飞快的速度
翻阅初识的惊讶

漫步红岩洞种植园
猕猴桃架下的你
葱郁依旧
结满的果实
如串串绿宝石
挂在茎秆上耀眼无比

老农说
你从没嫌弃高海拔的土地
总想用行动
孵化大山冰冷的内心

绵绵细雨
挤走了我挪不开的脚步
只因顾盼左右的路口
签下了
喧嚣扰攘的城市之约
唯有寄一份牵挂
署上我的亲笔

红岩洞的猕猴桃

听闻来自遥远的国度
——玻利维亚
随太平洋的季风
翻山越海
看上了红岩洞这块土地

轻雾模糊不了计量器的计算
搭上我的心思
一时半会停不下的话
就像刚来的雨

搬运温差的日月
尽情地
描摹累累硕果的景象
剪一刀枝条的中年汉子
我看见
在酒窝上缭绕的烟圈
没遮住他憨厚的笑



都市慢生活

凤凰山

星期五
2024年10月25日

□主 编：胡 勇
□编 排：王 莉
□审 校：杨 重 华

巴山夜雨

3213456266@qq.com

版
07

阅读副
刊精品，请
扫描二维
码，关注南
门口微信公
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